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宝剑金钗

(上)



王度庐
著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宝剑金钗

(下)

王度庐 著



晚晴川人畫所
國學書局印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宝 剑 金 钗

上

王度庐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宝 剑 金 钗

下

王度庐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宝剑金钗（上）BAOJIAN JINCHAI 王度庐 著

责任编辑：王桂兰 封面设计：尹怀远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9.875印张 4插页 221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印数：1—100,0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437·67 定价：2.40元

吉林省文史出版社

宝剑金钗（下） BAOJIAN JINCHAI 王度庐 著

责任编辑：王桂兰 封面设计：尹怀远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9.5印张 4插页 213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通化市印刷厂印刷 印数：1—100 0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437·68 定价：2.35元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出版说明

在中国小说史上，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时期。小说内容和政治、社会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反帝、反封建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迷信活动等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在写作技巧上，这个时期的小说，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无疑，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小说，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日趋成熟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位置，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是我们民族文学遗产中的重要部分。

过去，整理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作品不多，资料缺乏，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很多困难。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形象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

丛书选取晚清民国时期思想倾向较好，艺术性较高，有一定影响的作品；选取各个流派、各种风格的代表作；以长篇、中篇小说（包括与小说相近的弹词）为主，兼辑短篇小说。解放后已印行较多的作品，一般不再收入。在整理出版作品的基础上，将陆续出版研究晚清民国小说的论著和资料。

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对收入本丛书的作品，一律采用新式标点，横排，并按文意分出段落。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银髯铁臂老镖头隐居 美景芳春小侠女救父	(1)
第 二 回	碧玉出小家满城惊艳 狂徒生奇想深夜偷香	(14)
第 三 回	飘零书剑名士惹春愁 嚣扰烟尘少年窥丽影	(25)
第 四 回	单剑战娇娥喜得绣帕 轻装走驿路突遇强徒	(37)
第 五 回	又遇危机钢锋助父女 同羁逆旅艳色惹邪魔	(50)
第 六 回	衰老投监一朝悲残命 风尘送嫁千里尽柔情	(66)
第 七 回	薄命总红颜夜倾愁绪 雄关连翠岭雨涤侠心	(85)
第 八 回	立决雌雄青锋降画戟 从今憔悴壮士困穷途	(103)
第 九 回	误惹烟花呆生游曲巷 狂挥铁掌侠客闹歌楼	(115)
第 十 回	妓以侠名华灯窥俏影 情真难遣浊酒灌愁心	(130)
第 十一 回	醉后狂言红楼贻笑柄 仇生小隙宝剑对花枪	(149)

第十二回	雨夜留髡魂销香褥枕 庵堂试武拳打瘦弥陀	(165)
第十三回	难遏妒恨重挥铁拳头 不禁离情暗弹珠泪影	(175)
第十四回	人散夜阑史胖传消息 刀鸣剑啸冯茂败江湖	(194)
第十五回	祸患突来英雄罹大狱 遭逢不幸名妓感前尘	(210)
第十六回	落花有主徐侍郎藏娇 冤狱得伸铁贝勒仗义	(230)
第十七回	暂避锋芒德五逃塞北 相商密计冒六引风涛	(246)
第十八回	宝剑生光惊眸窥侠士 秋烛掩泪痛语绝情丝	(266)
第十九回	秋风吹古寺侍疾结交 碧血染香巢锄奸仗义	(289)
第二十回	陋巷残花凄凉惊宿梦 寒风傲骨慷慨却痴情	(311)
第二十一回	飞驹宝剑星夜出都门 素舄青衣风尘寻夫婿	(329)
第二十二回	提刀闯宴泣涕询真情 走马离京死生酬义友	(347)
第二十三回	碧血银枪将军遭暗算 蓬门病榻魔手碎残花	(362)
第二十四回	义愤护残花人钦侠女 寒宵怜薄命肠断金钗	(388)

第二十五回	挥刀纵马侠女歼强徒	
	正色直言贝勒息恶斗	(406)
第二十六回	寒夜挥刀单身驱悍贼	
	侠心垂死数语寄深情	(421)
第二十七回	血涌刀横寒宵惊惨剧	
	心枯泪尽风雪别燕都	(440)
第二十八回	风雪走双驹情传结怨	
	江湖驱众盗侠女施威	(462)
第二十九回	堕泪伤心惊言闻旅夜	
	刀光鬓影恶斗起侵晨	(483)
第三十回	旷野飞沙孤坟沾痛泪	
	黄昏细雨怪客报惊音	(503)
第三十一回	相会铁窗正言规侠友	
	独来青冢悲泪吊芳魂	(525)
第三十二回	骏马娇姿微言感情义	
	明枪暗箭薄暮起凶谋	(552)
第三十三回	炎天起解挚语嘱良朋	
	驿路飞驹钢锋歼众盗	(571)
第三十四回	小院死奸徒销仇尽义	
	铁窗来奇侠匿剑惊钗	(589)

•第一回•

银髯铁臂老镖头隐居 美景芳春小侠女救父

河北省（昔称直隶），南控黄河，北依燕山；东面是一片汪洋的渤海，西面则是绵亘数百里的太行山。山上并有伟大历史遗迹的长城，当中是一片广大的平原。沙河、滹沱河、永定河等几条大川，就在这广大平原的胸膛上流动着。由于地理的形势，可知古代燕、赵等国，是何以能在此称霸争雄，而北京又为什么能作数百年的国都了。此地人民生性质朴，讲忠孝，尚义侠，重诺言，善武技，所以唐代的韩文公曾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而屠沽市井之中，也有肝胆相照的美谈，这完全是历史与地理环境所造成的一种民风。

本书所说，就是直隶省巨鹿县，在前清时代出了一位老侠客。此人姓名雄远，年纪有六十多岁了。自幼学得一身超人的武艺，十八岁时就入了镖行，闯荡江湖，保镖各地。曾折服过许多江湖豪强，作过许多慷慨仗义的事情。江湖上的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作“铁翅膀”。后来他年纪老了，人家就直呼他为“老雕”，俞老镖头也很喜欢人家这样的叫他。

本来俞老镖头是给北京泰兴镖行保镖，泰兴镖行因为有

他这么一个镖头，曾作了二十多年的好生意，称为京中头一家镖店。到了四十余岁时，俞老镖头不愿再依人作计，就回到家乡巨鹿，开了一家雄远镖行。他这镖行也用不着许多镖头。若是应了买卖，只是在车前插上他的镖旗，镖车的伙计带上他几张名帖，便无论走多远的路，也是毫无舛错。因此他这镖店很得一些客商的信任，十几年来买卖也非常之好。

可是有一次，俞老镖头忽然单身走了一趟河南，去了有一个多月。由河南一回来，他就把伙计们全都遣散，镖行的招牌摘下。从此歇业，不再保镖。俞老镖头为人也比早先变得更为和善了，并且轻易也不常出门。一般认识俞老镖头的人，都在背地里互相谈论：有的说俞老镖头的镖车在外面出了事，他栽了筋斗；又有的说他在外面一定是作了什么犯法的事情。可是自从雄远镖行歇业以后，至今五、六载，既没听说有人找俞老镖头，叫他赔偿镖银，又没有官人来捉他，可见一般人对他是妄加猜度了。

俞老镖头的胡子是比早先更白，可是身体却仍如早先一般硬朗。每天只在清晨提个画眉笼子，到茶馆里找熟人聊天，少时就回到家里闭门不出。俞老镖头家中的人口也很简单，只有老妻刘氏和女儿秀莲，住着自置的几间瓦房。

这时，铁翅雕俞老镖头之名，已渐不为人所注意。可是他那个女儿，俞秀莲姑娘，在满城里却没有一个人不知。因为俞姑娘实在生得太美丽了，听说她身材不高不低，十分窈窕，瓜子脸儿，两只水灵灵的眼睛，不笑时也象带着笑。樱桃小口的两旁，陪衬着两个笑涡；虽然脚稍大些，但掩不住二八芳年的处女风流。

因为俞秀莲姑娘生在镖师之家，举止未免豪爽，不似一般书香之家的小姐永远不出闺房。俞秀莲家中没用着婆子丫

针，买针买线总要她自己出门去叫货郎，因此就时常被人暗见她的芳姿。那些看过她的人，只要是个年轻的人，就莫不魂销心醉，脑筋里留下不可消磨的美丽印象。自然，有不少当地的富家公子、轻薄儿郎，对秀莲姑娘就怀着野心。可是又晓得这位姑娘的父亲，就是那号称铁翅膀的俞老镖头，谁敢因为要接近这一朵鲜花，去惹那老雕的铁翅呀？秀莲姑娘貌虽风流，但性极端淑，轻易不用眼睛看人，每日除了从母亲做些针黹之外，便随她父亲学习武技。

这时正是正月中旬的天气，忽然有俞老镖头的师侄金镖都天杰，从河南彰德府来到巨鹿县，特地给师叔拜年。俞老镖头留他在家中住了两天，叔侄二人说了许多话。郁天杰走后，俞老镖头就仿佛十分忧愁，象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却不能对老妻和女儿去说。到了晚间，把大门关得特别严密，并嘱咐老妻和女儿说：“从明天起，外面若有人打门，你们不许去开，非得先告诉我，才能开门。”秀莲姑娘听了，很觉得诧异，便问：“爸爸，什么事，要这样小心呢？”俞老镖头仿佛很烦恼地说道：“你女孩子家，不要多问！”秀莲姑娘的父亲，向来没这样厉声说过她，当下她便不敢再问了。

老镖头又把壁上悬着的一口钢刀摘下，锵的一声，抽了出来。这口刀作深青色，老镖头用过它二十多年。这口刀也喝过几个恶人的鲜血，可是现在老镖头已有好几年没有用它了，拿在手中掂了掂，觉得有些沉重。老镖头不由长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到底我是老了，逞不得强了！”说到这里不禁想起：自己快到五十岁时才生了一个孩子，还是一个女儿。虽然也跟着自己学了一身的武艺，可是到底不中用，假若秀莲是一个男孩子，那何至于自己烦恼？想到这

里，感觉到老境的凄凉，不由又叹了一声。

他的老妻刘氏，跟了俞雄远半辈子，常常见她丈夫有时自己对着自己笑，有时自己连声叹气，所以如今对老镖头这样的举动倒不甚介意。可是秀莲姑娘却没看惯她父亲这样难受过，当时芳心十分难受。用眼看了看她母亲，只见母亲依旧近着灯光在缝衣服，并不问父亲是因何这样，秀莲不由就落下几滴眼泪。虽然再不敢向父亲去询问，可是心中也略略的明白。猜着大概是父亲在外有什么仇人，现在那仇人必是要来报仇。所以前天郁天杰到这里来，一定不是专为给父亲拜年，必是把仇人要来报复的消息，告诉了父亲，所以父亲才这样小心谨慎地提防着。

秀莲姑娘似乎猜得不错，当夜她父亲果然没睡好觉，到半夜里还听见她的父亲在床上叹气，那口钢刀在老镖头的枕头旁边放了一夜。次日一清早，老镖头就在院中要了一趟刀，仿佛是练习的样子。秀莲姑娘在屋里梳着头，隔着玻璃往院中去看，只见钢刀飕飕的响，寒光随着老镖头的身子缭绕，煞是好刀法！可是老镖头这趟刀，练了不过一刻钟，就收住了刀势。脸也红了，头上也流下汗来，口中喘着气，吹得雪白的胡子乱动。秀莲姑娘的眼泪不住乱滚，由镜里斜看着，见门帘一启，母亲进屋来了。秀莲姑娘赶紧用手巾擦脸，又擦了些胭脂，就把泪痕掩去了。

当日老镖头也没到茶馆里去。画眉挂在檐下，不住唧喳的乱叫，老镖头也仿佛没有听见；只是背着手，扬着头在院中来回的走，象思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似的。当日老镖头精神极为惊觉，只要听得门一响，他就先回到屋里拿上刀，才出去开门。俞秀莲姑娘也不穿素日的肥袖衣裳，只穿着练武艺时的那身窄袖窄襟的青布短衣裤，时时抬头凝望着

她闺房中壁间悬挂的那一对双刀，心说：只要父亲的仇人来，不用父亲自己动手，我就非要跟他拚命不可。也叫父亲晓得，他老人家不是白白的把武艺传授给我了！

他父女这样小心防备着，可是一连过了十几天，一点事也没有发生，更没有什么陌生的人来找俞老镖头。这时秀莲姑娘才算放心，可是又忧愁父亲也许是有了神经病。本来是一点事也没有，他老人家自己这样疑神疑鬼，未必不是旧日受过什么刺激，作过什么亏心事，到了现在才这样的。此时老镖头见无事发生，一切举止也就恢复了往日的状态，每天早晨照样提着画眉笼子上茶馆，在家中跟老妻和女儿照样有说有笑，仿佛他的心里已再没有什么恐惧似的。

一连又过了一个多月，这天是三月清明，按照习俗，家家要到祖茔上焚纸扫墓。俞老镖头把他早先手下的一伙计，名叫地里鬼崔三的人，找来给看着家。俞老镖头雇了一辆骡车，秀莲姑娘和她的母亲坐在车里，俞老镖头跨着车辕。这辆车就出了巷口，顺着大街往北门走去。走在大街上，有路过的熟人，看见车上挂着烧纸和金钱纸锭等物，就向俞老镖头低着腰招呼道：“俞老叔上坟烧纸去吗？”俞老镖头在车上含笑点头，说：“可不是吗！”同时，路过的人自然难免要往车厢里去望。那位本城的绝色美人儿俞姑娘，就穿着浅红的衣裳，象这三月开的桃花一般的坐在里面了。

出了北门，顺着车辙往东走去，俞氏的祖茔在北门外东北方面，约有十六里路，所以骡车也得走很多时候。此时遍野麦苗青青，村舍旁桃花向人露着笑靥，黄的、白的小蝴蝶在野草野花之间飞舞，温软的东风抚着人的脸同手。秀莲姑娘在车里娇声呼道：“爸爸，你瞧，这麦苗儿都长了这么高啦！”俞老镖头漫答应着道：“真是的！今年一定是好年

成。”说话时他却眼望着那麦田之间无数的累累的坟墓；有的坟上堆着烧过了的纸灰，有的坟旁还有穿孝的人哭泣。俞老镖头摸摸他那被春风吹得乱动的白髯，心中发出一种莫名的惆怅，仿佛感觉到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恐怕过不了几年，也就要长眠于地下了！这时秀莲姑娘心中的感想，却与她的父亲不同。她却对这新垂丝的绿柳、才开放的桃花和这遍野芳菲，心中发生无限的青春快乐。那位老太太象是个木头人，她坐在车的最里边，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只盼着快到了坟地，烧完纸回家，好去拆洗她那件夹衣。

车走到下午一时许，就到了坟地。俞家累代都是以武艺谋生的人，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所以坟地上不但没有一座碑，连一棵树也没有。秀莲和她母亲下了车，俞老镖头带着她们，接着每一座坟都叩头烧纸；然后又到在附近住的看坟人的家中歇了一会，喝些茶，吃些粗点心，然后又坐着车往回里去走。

车走了五、六里地，已然远远望见巨鹿县的北门城楼。这时忽然面前来了四匹马，第一匹黑马上是一个年有二十多岁大眼睛、紫红脸的年轻汉子，来到俞老镖头的车前，就喝道：“下来，下来！”俞老镖头这时脸上已然变了颜色，那四个人全都下了马，各自抽出一口明亮亮的钢刀来。那紫红脸的人，对着俞老镖头冷笑说：“到了今天，我父亲的大仇可算报了！”说时一齐上前，要拉俞老镖头下车。

俞老镖头想不到如今竟遇着这事，如今带着妻女，手中又无兵器，可怎么办？正要跟他们讲几句话，这时忽然秀莲姑娘由车里钻出来，向那四个人连连摆手急说：“你们先别动手，我问你们到底是为什么？”那四个人看了看秀莲姑娘，就向俞老镖头说：“嘿！你还有这么好模样的女儿。”